

飞行员家庭与亲友的关系心理社会 多因素研究

陈 曦¹, 胡卉栋², 娄振山³

(1. 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心理学教研室, 上海 200433; 2. 第四军医大学心理系, 陕西西安 710033; 3. 南京军区杭州疗养院空勤疗养区医学心理科, 浙江杭州 310007)

[摘 要] 目的 研究飞行员家庭夫妻双方与亲友的关系(relationship with kinfo lks, RK), 探讨RK与心理社会家庭因素的相关性, 为心理咨询和治疗工作提供依据。方法 飞行员夫妻同时进行O lson婚姻质量问卷的RK 分量表、临床症状自评量表、紧张性生活事件调查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卡特尔16种人格问卷测评。结果 丈夫、妻子的RK 与本人及丈夫 妻子的个性、心理健康水平、生活事件、社会支持多项因素有显著相关性。多因素分析揭示对丈夫RK 的贡献大小依次为: 敌对(妻子)> 躯体化(丈夫)> 负性婚姻恋爱问题(妻子)> 负性学习问题(妻子)> 负性法律问题(妻子); 对妻子RK 的贡献大小依次为: 聪慧性(妻子)> 幻想性(丈夫)> 负性家庭问题(丈夫)> 客观支持(妻子)> 世故性(丈夫)。结论 要提高夫妻双方的身心健康, 就应把夫妻俩RK 列入心理咨询和治疗的内容。

[关键词] 飞行员; 家庭; 与亲友的关系; 心理应激变量

中图分类号: R 8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271X (2008)06-0421-05

Multiple factors analysis of relationship with kinfo lks of a ir force 's family

CH EN Xi¹, HU Hui-dong², LOU Zhen-shan³ (1 Nanjing Institute of Politics In Shanghai, Shanghai 200433, China; 2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Xi'an 710033, Shanxi, China; 3 Department of Medical Psychology, Airforce Convalescent Zone, Hangzhou Sanatorium, Nanjing Military Command, Hangzhou 310007, Zhejiang,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research the influential psychosocial factor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with kinfo lks (RK) in order to supply dependable data to psychotherapy and counseling about pilots, marital and family. Methods In 236 pilot's families RK from Olson Marital Quality Inventory (ENRICH), personality, mental health, stressful life event, social support, ill factors for wives and their husbands were measured respectively at the same time.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ere were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s between relationship with kinfo lks and personality, mental health, stressful life event, social support factors from wives and husbands. It was uncovered in a multiplex factors analysis that the main factors contributed to relationship with husband's kinfo lks (RK) were hostility of wife, somatization of husband, negative problems of marriage of wife, negative problems of learning of wife, negative problems of law of wife, and so on. Conclusion It is necessary to understanding influential psychosocial factors of RK when take psychotherapy and counseling about pilots, marital and family.

[Key words] Pilots; Couples; Relationship with kinfo lks; Stress factors

婚姻质量是影响人类身心健康与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1]。保持家庭的健康是社会发展的需求。近20年来心理治疗逐渐采用全面系统的观点

来关注个体的身心健康。从这一视角出发, 可以把家庭看作一个单元进行分析^[2]。飞行员中较高的离婚率表明家庭失和的严重程度, 实际上蒙受离婚、分居或内部不融洽的家庭将成为一种慢性应激源, 且将降低飞行人员工作能力^[3]。和睦家庭中的关系融洽, 是减轻、解脱、转移、释放负性情绪或取得同情与慰

作者简介: 陈 曦(1982-), 女, 江苏如皋人, 硕士研究生, 助教, 从事军事心理学专业。

藉、补偿和增强应付事件的重要心理支柱^[4]。

婚姻是一种复杂的关系,双方家庭成员往往会成为夫妻之间矛盾的根源^[5],婚后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调整与各自原来家庭之间的关系。在家庭里各种人际关系中,如何既重视基本的夫妻关系,又适当地考虑到与其他人关系维持平衡,是家庭心理卫生的一项重要课题。在对飞行员进行心理咨询和治疗中发现婚姻家庭问题占相当大的比重,而与双方家庭成员关系紧张进而影响夫妻关系,导致精神郁闷,影响到飞行事业的事例屡见不鲜。开展飞行员夫妻与亲友的关系研究,为家庭心理危机干预、建立大家庭成员亲密和谐关系,提供理论依据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飞行员夫妻,男性飞行员236名,年龄(32.1±3.74)岁,均为本科学历;妻子,年龄(30.1±3.84)岁,初中至研究生均有。统计飞行员躯体健康状况,其中健康166例,疾病70例(其中54人患一种疾病,15人同时患二种疾病,1人同时患三种疾病)。

1.2 方法 深入家庭,夫妻同时进行Olsen婚姻质量问卷^[6]与亲友关系(relation ship with kinfolks,

RK)分量表、临床症状自评量表(SCL-90)^[7]、紧张性生活事件调查表(SLERS)^[8]、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9]、卡特尔16种人格问卷(16-PF)^[10]测评。RK因子是测定受试对夫妻双方与亲友关系的感受,包括与双方亲友一起度过的时间量,对与亲友一起活动的评价,是否与亲友间存在潜在的冲突以及亲友对该婚姻的态度等。评分高表示夫妻双方与亲友关系和谐,评分低表示与亲友间存在潜在的冲突。

1.3 统计学处理 所有资料采用SPSS 15.0统计软件包进行处理,主要统计方法有pearson相关、独立样本t检验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多元逐步回归方程中选入与剔除自变量的F检验检测。

2 结果

2.1 飞行员夫妻双方RK与心理健康的相关性 飞行员夫妻双方RK与SCL-90因子的相关性见表1。丈夫RK与自身SCL-90的9因子(r1)均具有高度显著负相关性,与妻子的6个因子(r2)有显著或高度显著负相关性;妻子RK与自身7个因子(r3)有显著或高度显著负相关性,而与丈夫(r4)均无相关性。

表1 飞行员夫妻双方RK与心理健康水平的相关性(n=236)

	躯体化	强迫	人际关系敏感	焦虑	抑郁	敌对	恐怖	偏执	精神病性
r1	-0.352**	-0.330**	-0.321**	-0.408**	-0.360**	-0.392**	-0.364**	-0.382**	-0.417**
r2	-0.117	-0.146*	-0.077	-0.110	-0.167**	-0.167**	-0.132*	-0.136*	-0.158*
r3	-0.182**	-0.133*	-0.099	-0.155**	-0.091	-0.143*	-0.168**	-0.162**	-0.175**
r4	-0.037	-0.068	-0.032	-0.046	-0.068	-0.063	-0.031	-0.012	-0.119

注: *P<0.05, **P<0.01

2.2 飞行员夫妻双方RK与紧张性生活事件的相关性 见表2。丈夫RK与自身正性(r1正)、负性(r1负)生活事件因子的2项、6项有显著或高度显著负

相关性,而与妻子正性(r2正)、负性(r2负)生活事件因子的各2项有显著或高度显著负相关性;妻子RK与自身正性(r3正)生活事件因子的3项有显著

表2 飞行员夫妻双方RK与紧张性生活事件各正、负因子的相关性(n=236)

	学习问题	婚姻恋爱问题	健康问题	家庭问题	工作经济问题	人际关系问题	环境问题	法律问题
r1正	0.032	-0.006	-0.053	-0.181**	-0.103	-0.172**	0.056	-0.034
r1负	-0.012	-0.260**	-0.143*	-0.233**	-0.160*	-0.258**	-0.260**	0.011
r2正	-0.053	0.030	0.068	0.026	-0.066	-0.136*	-0.129*	-0.015
r2负	0.086	-0.009	0.040	-0.256**	-0.091	-0.189**	-0.100	-0.063
r3正	0.000	0.125*	-0.068	0.072	0.131*	0.080	-0.148*	-0.036
r3负	0.093	-0.026	0.042	-0.075	0.080	-0.118	0.007	0.002
r4正	0.042	0.143*	-0.065	-0.065	0.085	0.072	-0.034	-0.016
r4负	0.095	-0.032	0.001	-0.054	0.046	0.053	0.028	0.042

注: *P<0.05, **P<0.01

相关性,与负性(r3 负)则无相关性,而与丈夫正性(r4 正)生活事件因子的 1 项有显著相关性,与负性(r4 负)也无相关性。

2.3 飞行员夫妻双方RK 与社会支持的相关性

表 3 所示:丈夫RK 与自身主、客观支持这 2 个因子(r1),与妻子的客观支持有显著或高度显著正相关性(r2);妻子RK 与自身主、客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均有高度显著正相关性(r3),而与丈夫的各因子均无相关性(r4)。

2.4 飞行员夫妻双方RK 与 16-PF 人格特质的相关性 见表 4。丈夫RK 与自身 16-PF 中的 8 个(r1),与妻子的 3 个(r2)人格特质存在显著相关性;

妻子RK 与自身 16-PF 中的 2 个 (r3),与丈夫的 2 个(r4)人格特质存在显著相关性。

表3 飞行员夫妻双方RK 与社会支持的相关性(n= 236)

	社会支持总分	客观支持	主观支持	对支持的利用度
r1	0.268 [*]	0.260 ^{**}	0.182 ^{**}	0.062
r2	0.064	0.134 [*]	-0.053	0.053
r3	0.294 ^{**}	0.244 ^{**}	0.186 ^{**}	0.185 ^{**}
r4	0.073	0.111	0.030	-0.028

注: * P< 0.05, ** P< 0.01

表4 飞行员夫妻RK 与 16-PF 人格特质的相关性(n= 236)

	乐群性	聪慧性	稳定性	持强性	有恒性	敏感性	怀疑性	忧虑性	独立性	自律性	紧张性
r1	-0.102	0.236 ^{**}	0.297 ^{**}	-0.071	0.283 ^{**}	-0.141 [*]	-0.178 ^{**}	-0.210 ^{**}	0.061	0.172 ^{**}	-0.203 ^{**}
r2	-0.138 [*]	0.219 ^{**}	0.008	0.000	-0.025	-0.076	-0.011	-0.014	0.182 ^{**}	0.067	-0.016
r3	-0.033	0.124	-0.016	-0.136 [*]	0.041	0.058	-0.190 ^{**}	-0.088	-0.010	-0.058	-0.012
r4	0.099	0.270 ^{**}	0.121	0.035	0.158 ^{**}	-0.055	-0.110	-0.051	0.000	-0.051	-0.015

注: * P< 0.05, ** P< 0.01

表 5 中,丈夫RK 与自身 16-PF 中的 2 个人格二阶因子及 4 个应用因子 (r1),与妻子的 2 个应用因子存在显著相关性(r2);妻子RK 与自身 16-PF 的 2

个(r3),与丈夫的 1 个(r4)应用因子存在显著相关性。

表5 飞行员夫妻RK 与 16-PF 人格二阶因子及应用因子的相关性(n= 236)

	适应与 焦虑型	内向与 外向型	感情与 安详型	怯懦与 果断型	心理健康 因素	专业成就 因素	创造能力 因素	成长能力 因素
r1	-0.285 ^{**}	-0.026	0.216 ^{**}	0.018	0.231 ^{**}	0.328 ^{**}	0.131 [*]	0.326 ^{**}
r2	0.009	-0.096	0.036	0.119	-0.029	0.036	0.204 ^{**}	0.128 [*]
r3	-0.032	-0.118	-0.080	-0.050	-0.020	-0.046	0.131 [*]	0.176 ^{**}
r4	-0.070	-0.004	-0.014	-0.067	0.055	0.047	0.119	0.184 ^{**}

注: * P< 0.05, ** P< 0.01

2.5 患病飞行员夫妻RK 比较 统计显示飞行员疾病组与健康组在RK 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01),健康组RK 得分平均值明显高,而疾病飞行员的妻子与健康飞行员妻子比较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 6。

表6 飞行员夫妻疾病组与健康组RK 比较(x±s)

	健康组 (n= 166)	疾病组 (n= 70)	t	P
丈夫RK	38.27±6.31	35.21±7.00	3.45	<0.01
妻子RK	37.85±5.90	38.21±5.58	-0.47	>0.05

2.6 飞行员夫妻RK 心理社会因素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见表 7。分别以飞行员夫妻双方RK 为因变量,以各自的年龄、SCL-90 的 9 个因子、SLERS 的正负性 16 个因子、SSRS 的 3 个因子以及 16-PF 人格量表的 16 个因子,共计 90 个因子为自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所得回归方程:以飞行员RK 为因变量,具有高度统计学意义(F_{丈夫}= 20.42, R = 0.770, R²= 0.593, P< 0.01),有 17 个变量选入回归方程;以妻子RK 为因变量,具有高度统计学意义(F_{妻子}= 17.29, R = 0.653, R²= 0.427, P< 0.01),有 10 个变量选入回归方程。

表7 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标准回归系数排在前10位的变量

序号	以丈夫RK为因变量			以妻子RK为因变量		
	自变量	标准回归系数	来源	自变量	标准回归系数	来源
1	敌对(妻子)	- 0.338	SCL-90	聪慧性(妻子)	0.281	16-PF
2	躯体化(丈夫)	- 0.327	SCL-90	幻想性(丈夫)	- 0.259	16-PF
3	负性婚恋恋爱问题(妻子)	- 0.305	SLERS	负性家庭问题(丈夫)	- 0.242	SLERS
4	负性学习问题(妻子)	0.231	SLERS	客观支持(妻子)	0.234	SSRS
5	负性法律问题(妻子)	0.230	SLERS	世故性(丈夫)	0.225	16-PF
6	敏感性(丈夫)	- 0.219	16-PF	负性环境问题(妻子)	- 0.213	SLERS
7	躯体化(妻子)	0.206	SCL-90	乐群性(妻子)	0.176	16-PF
8	客观支持(丈夫)	0.200	SSRS	有恒性(妻子)	0.166	16-PF
9	负性法律问题(妻子)	0.200	SLERS	对支持的利用度(妻子)	- 0.159	SSRS
10	兴奋性(妻子)	0.189	16-PF	负性工作经济问题(妻子)	0.152	SLERS

3 讨论

婚姻是影响夫妻双方身心健康的一个经常的,非常重要的因素^[11-14],也是当今中国家庭所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15-17],近几年国内离婚率不断攀升^[18]。心理社会多因素分析揭示^[19],在过去的一年中所发生的紧张性生活事件对飞行员心理健康损害的程度大小依次为:负性婚恋恋爱问题>负性环境问题>人际关系问题>负性健康问题>负性工作经济问题>法律问题。RK属于婚姻质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与家庭中各种因素的交互关系将被探讨。家庭动力学特征与精神病理现象间存在相关关系^[20]。从表1中可以看到,飞行员夫妻双方的RK与自身的心理健康各因子大多具有相关性,尤其以丈夫明显,均为高度显著相关,且相关系数大,均大于0.321。说明飞行员夫妻双方与亲友关系和谐,与亲友间少有潜在的冲突,则夫妻倾向心情舒畅,也就是心理健康水平高,尤以丈夫明显,反之亦然。另外,可以看出妻子与亲友相处的关系如何,对丈夫的心理健康并无多大影响;而丈夫与亲友的关系相处的状况,则明显的影响妻子的心理健康水平,表现为若丈夫与亲友相处的时间少,对与亲友相处时评价低,与亲友不和谐,有潜在冲突,妻子则易出现敌对、抑郁、精神病性、强迫、恐怖、偏执症状,即倾向心理不健康,不愉快。

从表2中可以看到:丈夫与亲友间存在潜在的冲突时,自身易出现婚姻家庭麻烦,人际的不协调,环境不适应,甚至导致健康和工作经济问题。同时发现,不仅仅是这些,当丈夫与亲友间存在潜在的冲突时,也伴随着妻子对家庭的不认可,以及人际的冲突。至于说,丈夫与亲友间存在潜在的冲突时,其自

身的正性家庭问题、人际关系问题也偏高,提示大家庭的不和睦所带来的认知评价的复杂性。妻子的RK与自身以及丈夫正、负性生活事件相关的因子少,且相关系数小,提示妻子与亲友的关系如何,对起其自身以及丈夫的生活影响不大。

心理应激的结果有两种,一种是“适应”,另一种是“适应不良”所导致的心理疾病。而社会支持是应激事件与应激结果之间的重要影响因素,起着缓冲生活事件对心理的冲击力作用。也就是说当一个人遇到重大挫折时,来自于家人、朋友、同事、领导、邻居等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帮助越多就越易从痛苦中摆脱出来。从表3中可以看到:飞行员夫妻双方的RK与自身的主、客观社会支持因子,以及妻子也与“对支持的利用度”具有高显著相关性,揭示与亲友的关系和睦融洽,将有助于困难时获取各方面的物质上的支持帮助,以及精神上的支持、同情与慰藉,也有利于妻子对社会支持资源的充分利用。

个性是影响人的知觉、情感、意志、行为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说,人言行举止多具有个性的烙印。从表4中可以看到:影响RK的个性因素多寡,夫妻差异很大,丈夫明显的多。妻子若聪明,富有才识,善于抽象思考,学习能力强,思考敏捷正确;自立自强、当机立断,将有助于丈夫与亲友的关系和谐。

从表5可以看出夫妻双方与亲友关系和谐,将非常有助于专业上有造就,和工作、学习上的成功,这点尤以丈夫明显(相关系数明显大:专业成就因素>0.328,成长能力因素>0.326)。

个人健康问题可看作家庭系统影响的结果,或反过来,是对家庭系统有意义的一种过程^[21]。飞行员与亲友关系差不仅仅会导致情绪上的不愉悦(见表1),同时对自身身体健康也会造成影响(见表6),

揭示与亲友关系和谐的飞行员倾向于身体健康。

多因素分析揭示,对飞行员夫妻RK的贡献有心理健康因素,个性因素,也有社会因素。其中妻子的敌对表现、思想、感情及行为,将严重影响丈夫与亲友的关系和谐,造成大家庭潜在的冲突。而妻子的个性特质——聪慧性对其自身的RK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说明妻子若聪明,富有才识,善于抽象思考,学习能力强,思考敏捷正确,她将能很好地处理与亲友的关系,避免各种亲友间的冲突,营造和睦和谐的大家庭。相反,妻子若思想迟钝、学识浅薄,抽象思考能力弱,加之情绪不稳定,心理病态或失常,将对大家庭的人际造成巨大的破坏作用。

开展婚姻治疗要囊括夫妇之间的多项心理社会家庭因素,婚姻家庭是影响人的心理的一个经常的重要的方面,因而家庭对人的其他心理活动的影响是研究中无法撇开的内容^[22]。我们既往开展飞行员心理咨询和治疗工作中也意识到不把妻子纳入,这项工作就不健全,往往事倍功半。本研究结果提示此项工作不仅要纳入飞行员三口之家这一小家庭,同时也要纳入亲戚这个大家庭。

以丈夫RK为因变量,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R^2=0.593$,以妻子RK为因变量 $R^2=0.427$,说明影响丈夫RK、妻子RK的因素本研究仅仅涉及了59.3%、42.7%,提示本研究有待深入。

参考文献

- [1] Glenn ND. The contribution of marital happiness to global happiness[J]. J Marriage Family, 1981, 43: 161-168.
- [2] 李惠,赵旭东. 几种测量家庭动力特征的量表评述[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7, 21(2): 111-113.
- [3] Mather Jw (邹鲁译). 家庭不和是飞行员中的一个应激源[J]. 航空军医, 1992, 20 (增刊 国外航空医学专辑): 49.
- [4] 张瑶. 生活事件调查表对心身疾病患者试用结果分析[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1989, 3(2): 74-76.
- [5] 曾文星. 婚姻心理问题[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1989, 3(6): 282-284.
- [6] 李凌江, 杨德森. Olson 婚姻质量问卷[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1993, 增刊: 113-120.

志, 1993, 增刊: 113-120.

- [7] 王征宇. 症状自评量表(SCL-90) [J]. 上海精神医学, 1984, 2 (2): 68-70.
- [8] 郑延平, 杨德森. 中国生活事件调查[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1990, 4(6): 262-267.
- [9] 肖水源.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 [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1993, 增刊: 42-46.
- [10] 高玉祥. 健全人格及其塑造[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77.
- [11] Barbara HF, Thomas JT, Michales D. A review of 50 years of research on naturally occurring family routines and rituals: cause for celebration [J]. Family Psychology, 2002, 16(43): 381-390.
- [12] 李伟, 程灶火, 王湘. 个性、婚姻动因与婚姻质量的关系[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2, 10(1): 28-30.
- [13] 王玲, 叶明志, 赵耕源. 等. 653对中年夫妻婚姻现状及影响因素探讨[J]. 中国行为医学科学杂志, 1997, 6(3): 210-212.
- [14] Gagnon MD, Herson M, Kabacoff RI, et al. Interpersonal and psychological correlates of marital dissatisfaction in late life: a review [J]. Clin Psychol Rev, 1999, 19(3): 359-78.
- [15] 李凌江, 杨德森. 婚姻稳定性与家庭行为方式[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1990, 6(4): 257-261.
- [16] 张瑶. 生活事件调查表对心身疾病患者试用结果分析[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1989, 3(2): 74-76.
- [17] 刘培毅. 婚姻、家庭与心理健康[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1991, 5(5): 193-197.
- [18] 徐安琪, 叶文振. 中国人婚姻研究报告[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 [19] 姜振山, 骆桂珍, 陈桂芬. 等. 飞行员疾病的心理社会因素研究[J]. 中国社会医学, 1998, (52): 36-37.
- [20] Arturo T, Victoria BM, William K, et al. Assessing change in family functioning as a result of treatment: the structural family systems rating scale [J]. J Mental and Family Therapy, 1991, 17(3): 295-310.
- [21] Tomlinson EO. Expanding knowledge in family health care Nordic College of Caring Sciences [J]. Scand J Caring Sci, 2003, 3: 93-96.
- [22] Joyce MA. Treatment expectations and treatment experience of Chinese families toward family therapy: appraisal of a common belief [J]. J Family Therapy, 2000, (22): 296-307.

(收稿日期: 2008-09-17)

(本文编辑: 孙军红; 英文编辑: 王建东)